

# 中國普世價值的重構

——從物質至上主義的惡果看中國文化前景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前時在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一個中國留學生殺了一位女中國留學生，其兇殘手段讓全世界震動。像這種中國留學生殺人的情況發生好多次，那些讀博士、碩士的研究生，有學問的人殺人，也實在讓人難以理解。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的那個留學生是個高材生，各方面都非常成功。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同時，在中國社會也可以看到一些情況，例如平民攻擊警察形成暴力的事件。這種情況讓人有深深的反思。中國社會的發展，從多方面來說是很成功，中國遠遠比過去富裕了，中國自由空間也比從前大了，中國辦奧運也在世界上站起來了。但是，好像在這個成功的過程中也付出了很沉重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人的精神生命或靈魂，好像進到一個很黑暗的深淵當中。比如說，三鹿牌毒奶粉事件，政府當然嚴厲對付犯罪的人，但是那些人犯罪之前，心靈是如此的黑暗，可以讓那麼多的孩子受害，而且之前在石家莊有毒的食物每年都有發生（如毒雞蛋問題），讓人覺得非常難以理解，為什麼中國人在物質享受遠比過去好，大部分不再有貧窮和飢餓問題的時代，卻會產生那麼多的貪腐、詭詐與兇暴事件。我記得一個出租車司機同我講，現在生活很好，他多年來艱苦奮鬥，買了車子做生意，過很安定的生活，養活弟弟子妹都讀完了大學，自己一個犧牲沒讀大學，現在家人都有了好的前途，自己也活得不錯，他覺得自己非常感謝中國這種鄧小平以來的發展。我看這個也反映大部分普通人民的心聲。但是為什麼貪腐、詭詐與兇暴事件會越演越烈？這也讓我們深深的反思。

我覺得問題的最後，還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或者是一個文化精神的問題。中國在物質上的進步是人人可見的，大部分來中國的外國人，他們還以為中國還是非常古老的很落後的一個社會，來到中國才發現已是這麼先進，尤其是一些著名大城市，是不可思議的發展。然而物質得到改善，人的心反而變得更醜惡，心靈為什麼會在物質進步的時候變得腐敗？過去我們以為物質環境搞好人就可以自動變好，看來這個說法基本上還是一個錯誤假設。物質搞好不一定就會心靈好，心靈所需要的是另外一種更崇高的文化與精神上的栽培。我發現，現在一個嚴峻的問題是，中國原本有的很崇高精神文明，在文革時卻被摧毀了，那時人人互相鬥爭，人人講假話以自保，否定人性有仁愛價值，甚至連倫理親情也否定了。在鬥爭、虛偽與無親情之下，良知和道德價值就被顛覆了，要重建又何等困難！

在文革之後，我們重建的是經濟和物質為本。而精神文明方面，政府很努力去推動道德，可惜在中國接受教育的年青一代，基本上還是認為物質是最基本的，精神上的仁愛價值是次要的。然後他們出來看到整個世界的文化和社會，也是以物質為本，不過不是有理想傳統的唯物論，而是一種以錢為本的資本主義及物質至上主義。物質至上主義就是我要擁有更多的資源，更多的錢財，來提高我的物質享受。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不覺有得錯誤，因為物質才是根本的。政府常常重視所謂良知，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道德心，但是在一種物質為本的意識形態下，良知立根在何處呢？一個在農村長大而很單純的青少年或大學生，進入社會那到處以錢作為價值的世界中，漸發覺自己的價值要靠錢來衡量的時候，就為了錢什麼都干。那麼我們說做人的意義就變成不重要，在中國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一般都講做人的意義，到大學也有很多很好的機會去認識各種偉大的思想，但是當面對現實社會，人就失去了這種做人意義的追求，而且在基本上還假設人可能只是一種高等動物，是沒有一種普遍的人性價值的。作為一種動物，人只要滿足動物的欲望，而且要用任何手段來達到欲望的滿足。動物欲望的滿足完全是個人的，而不重視人類

普遍的價值觀，不重視為他人犧牲、幫助他人的精神，人就會產生「自我中心主義」(egoism)，完全以「我」為中心來作為價值的判斷。當人可以隨便罵人，看不起人，甚至殺人時，基本上就是以自己為中心的一種思維，不尊重另外一個人的生命和尊重。問題核心是我們對人的普遍價值沒有重視。

什麼叫普遍價值？就是其他人跟我有同樣尊嚴的，跟我有同樣價值的，這是普世性的價值，不是西方的，或美國的，卻是人類的，也是中國文化所本有的。由於其他人跟我有同樣價值，所以我們要尊重他，縱使他不同，我們也要尊重他。而且，對他人受苦，我們還會幫助，甚至犧牲自己來幫助他人，這原本是中國文化所講的「惻隱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人性。這是中國文化的普世價值，也是所謂人權的基礎。

事實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成功，本來就因著誠信和良知，其文化上的根源是清教徒倫理，就是重視人類的共同價值，認為財富是上帝賜給人的神聖資源。由於財富是神聖的，所以需要經過誠信、良知來得到財富。而且得到財富之後，還得不斷地捐錢給有需要的貧困的人。這是清教徒對於資本主義基礎的倫理，也是市場經濟在西方能夠很成功的一個原因。不過，到二十世紀中，資本主義變質了，西方將清教徒精神邊緣化，而走向自我中心為本的自由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動力不在於財富的神聖，不在於上帝給人的責任，也不在人的良知或者誠信，而在於個人的奮鬥，個人的成功代表了你自己了不起。這就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在經濟上是不容許干預經濟的自由。在政治上不容許任何價值的肯定，而主張相對主義。在教育上也是以相對主義為本，不容許有道德方面的栽培，更不承認有人性。當代西方自由主義基本上是道德中立，主張人沒有良知，沒有罪性。相比之下，清教徒認為人有良知，也有罪性。由於有罪性，所以要用立法來管制人可能有的邪惡行動。由於有良知，所以人有道德上善良的自我要求，來形成做生意後面的道德基礎。但是當不承認有良知，剩下只有物質和自我，就為了錢什麼都可以做。不認為人有罪性，就會以為只要把自由給了人，什麼都可以自動做好，不能加以監管。由於自由主義發展了幾十年，在西方變成控制一切的意識形態後，金融的風暴就這樣開始了。因為沒有監管的經濟是可以非常醜惡的，沒有良知的經濟是充滿了欺騙性，所以西方的資本主義在當今就崩潰了。

中國過去基本上就沒有走向這種自由主義的路，故經濟上沒有隨著西方金融風暴而崩潰，西方一些大的企業或投資銀行要把幾萬億美元投到一些新興國家的金融市場，炒起股價，使全國人的錢投進來，然後把他國人民的錢捲走，把別人的國家經濟弄崩潰，而填補他們本國的泡沫黑洞。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的金融，都曾經給他們炒得崩潰。他們只有在中國沒有成功，因為中國有一定的監管，溫家寶總理見外國一萬多億美元投入中國，只要捲走就可吞掉中國所有儲備，故在二零零七年底，就限定了外國大投資資金，變成人民幣後不能隨便拿走，地產買賣也要真金白銀，而不能買空賣空，另外，也要求銀行要有百分之十八的儲備。結果外國大炒家吞不了中國的錢，其泡沫黑洞即爆破，而形成土崩瓦解之勢，但中國卻沒有形成崩潰。

當分析這種金融風暴背後的因素時，我發現西方已經失去了那種清教徒精神那種崇高價值。中國還維持沒有走到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地步，才能保住自己某一種本錢，是目前全球少數有很多現金在手上的國家之一。自由主義後面那種把人性去掉，是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到現在終於產生了很大的惡疾。自由當然很重要，但是自由主義把自由抬高到任何價值以上，進而否定人性和道德，這樣帶來的後果是自我崩潰。而且，我們發現這種世俗的、沒有人性的、否定崇高意義的思維，已經傳到中國，而中國由於過去的文化已經被自己摧毀，重建需要一段很長時間，所以在這個精神文化空洞時刻，就變成新一代人不承認人性的普遍價值。當前中國文化的急務是重建中國的普世價值。如果否定普世價值的話，一是否定了中華傳統文化，二是否定了共產主義本身也有普世理想。普世價值不一定是西方標準的，中國文化本身也是普世價值一部分。由於肯定了普世價值，才能建造一個人與人能夠彼此相愛、彼此尊重、和諧生活的理想，沒有普世價值，一切都是相對，人就變成什麼都可干，像野獸一樣。所以在這個年代，這種把人看成野獸一樣的思維，才是西方文化中最壞的意識形態。我們不能自動放棄普世價值，而變成同樣的